



# 货郎赵老坦儿

沈鸿升



“日头爬上山尖尖，货郎推车到屯前。针头线脑胰子皂，小来物趣样样全。婶子大娘快出门，晚来一步就卖完……”“听！赵老坦儿的拨浪鼓又响了！”每当清脆的鼓点伴着这曲耳熟能详的民谣在村里传开时，屯里的婶婶婆婆便提篮挎筐，姑娘们相互扯着衣角，不约而同地涌向村中古井旁的老榆树下——这是她们和货郎约定俗成的“集会”地点，不管买与不买，都要到此看看货、扯扯闲篇儿。因而，这里便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伊通乡村里最生动、鲜活的热闹场景之一。

从记事到小学毕业的七八年间，“赵老坦儿”这个名号，连同他那花白的胡茬儿、带着津味儿的东北腔，便早已镌刻在我记忆深处。如今想来，那身影依旧清晰，那面相依旧和善，那语音依旧耳熟。赵老坦儿是个走村串巷的货郎，一双黄胶鞋、一辆“二八大杠”，丈量着方圆几十里的乡野。没

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可他的身影却成了村屯里的常客，那份熟稔随着往来的脚步日渐深厚。三伏天的日头像个燃烧的火球，老榆树的叶子蔫头耷脑地垂着一动不动，井台边的大黄狗吐着舌头呼呼地喘着粗气。唯有赵老坦儿的货筐旁热闹非凡，女人们围着他的货筐像一群觅食的

鸟儿叽叽喳喳喋喋不休。“有洗被的胰子吗？”“刷炕席的刷子带来没有？”“给我来一联挂针儿！”“我买五块打火石！”“给我拿一盒雪花膏！”热浪裹着人声，赵老坦儿被围得密不透风，黑红的脸膛浸着汗珠，油光发亮。他左手收钱，右手递货，尽管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嘴角却始终扬着笑，时不时还冒出几句诙谐幽默的话来，逗得大家忍俊不禁。“有镊子吗？”小小的我挤在人堆儿里，小声问道。

“啥样的镊子？”“我妈总是倒眼毛，扎得眼睛生疼，就是薅眼毛的那种。”“哎哟，今儿个真没带，下礼拜啊，准保给你捎来！这孩子真孝顺，来，赏你个糖球吃！”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是颗绿白相间的西瓜糖，又大又圆又亮又甜，嘴里满满的幸福味道，至今想起来仍口有余甘回味无穷。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才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货郎：见他个子不高，大草帽遮着半张脸，粗布衣衫洗得发白，黄胶鞋沾满泥土，四十出头的年纪却透着几分沧桑，可那双眼眸温和又明亮。说笑间那口镶着金边的牙套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的那辆“二八大杠”，可谓是个流动的“百宝箱”，承载的是乡亲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。货架上的木箱、两侧的竹筐里，针头线脑、手绢花布、洋火蜡烛样样齐全。他卖货有自己的路线图，确保每个村屯每周必到一次。谁要啥东西他都在小本本上，从不遗漏。车把上还绑着一根锯把粗的木棍，卖货时支车，走夜路时防身，大家都称他为“行走的百货店”。每逢腊月二十三过后，村里孩子们最想听到的就是拨浪鼓的声音，最想看到的就是寒风中那个披着一身霜花，既熟悉又亲切的身影。因为赵老坦儿货筐里的灶糖、堰鞭、转碟、粉粉绿绿的头绳、花头绦子 and 那些浸着油纸包的炉果、八件等各种点心，无不令他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。“日头沉到山那边，货郎收车把家还。崎岖山路脚下踩，风寒心暖有甘甜。岁岁平安常相随，千家万户庆团圆……”落日的余晖洒在田野上，赵老坦儿卸下满身疲惫，骑着那辆“二八大杠”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，那流动的身影自然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符号，在岁月的长河里定格成一道温暖美丽的风景。

## 在战场上抢救伤员

1948年的四平，硝烟早已浸透了每一寸土地。我攥着腰间的急救包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耳边是越来越近的炮声——那是敌人在黑暗中徒劳的嘶吼，像困兽最后的挣扎。风卷着尘土扑在脸上，带着火药和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，抬头望去，夜空被撕碎成一片墨黑，连星星都藏得无影无踪。

进入阵地那天晚上，天空没有月亮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坐卧不安的敌人胡乱开炮，敌机到处轰炸扫射，接二连三地投入照明弹。我和卫生员孙光祖同志紧跟着突击排，借着照明弹的光选择前进道路，进入四平市铁道西公园一带，隐蔽在敌人的工事里，这里的敌人早已被兄弟部队赶到公署对面去了。

第二天下午5时，我们向敌人发起了攻击，我和卫生员分了工，我负责到前沿抢救伤员，由他负责包扎。我向指导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，我说：“突击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，让阶级兄弟少受痛苦，及时得到治疗。”

战斗开始之后，越打越激烈，伤员也不断增加，抢救工作也忙得不可开交。有些轻伤员同志看我们忙得厉害，便自动走到掩蔽地带互相包扎伤口，让担架去抬重伤员，让卫生员给重伤员包扎。但是重伤员越来越多，两副担架已经抬不过来，连担架兵也负了重伤，没有人抬担架了。由于敌人炮火封锁，营部的担架过不来，眼看着弟兄痛苦，我心急得发痛。没有担架，我决心把他们一个个背下来。

阵地上，有敌人留下的战壕与交通沟，左一道右一道的，纵横交错。在这样黑漆漆的夜里，一不小心就会走错了道。甚至还有敌兵发臭的尸体。我背着伤员从沟底走，敌人的炮火在我们头顶上飞。我当时只有十八岁，力气小，我背上伤员，身子就直不起来，便低着头弯着腰猛走。来来回回，我记不清自己背了多少伤员，摔倒了多少次，甚至鲜血直流都没有发觉。

包扎所离连指挥所很近，于是敌人就用枪榴弹打过来。突然，一颗枪榴弹在包扎所炸开了，我立刻昏迷过去。

等我醒过来，鲜血已经从头上流到脸上了。伤员怎么样呢？我还能动弹，爬过去看他们，很好，他们都没有被炸着。光

祖同志不幸受了重伤，这就剩下我和十多个重伤员在一起，既要到前沿抢救，又要包扎，还要联系营部卫生所，把伤员向后运送。为了使大家放心，我便向指导员表示：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把伤员抢救下来，很好地照料他们。”指导员扶着我的肩膀，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，亲切地说：“好，小荆同志，这些伤员都交给你啦。”

又是一个战斗的夜晚，炮火更猛，伤员更多了，枪弹、炮弹连续落在我们附近。我把重伤员安置在一个空地堡里，让轻伤员站岗，自己去给伤员找水，找绷带，我们通往后方的道路都被敌人的炮火封锁了，给养送不上来，大家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，嗓子干得快快要冒出火来。我从地堡捡了个敌人的钢盔，找到一家老乡要来一锅熬水，拿回地堡煮给同志们喝。为了防止敌人发现，我们用破弹药箱把地堡眼堵上，然后生起火来，钢盔内的水沸腾起来，伤员们脸上出现了笑容，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！

我又一次冲过封锁线，到营部去拿绷带，让轻伤的同志自己走到营部去。战斗更激烈了，炮声枪声响得分不出点来，我借着敌人照明弹的光亮，去背那些不能走的重伤员。我已经两夜一天没吃任何东西，未合一次眼。背起伤员来，路也越发难走，走着走着，我感到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，昏倒在壕沟里，几百米的路程有时会昏倒两次。清醒后，我咬着牙坚持走。

在纵深的阵地上，躺着我们几个重伤员，我要去救他们，必须通过五六十米用炮弹的碎片和枪弹织成的严密火网，我披着一床棉被，伏下身子，向枪林弹雨中冲去。冲到一位重伤员身旁，这位重伤同志还很清醒，对我说：“你快回去，这里炮火厉害。”我说：“不怕。”他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如果受了伤，全连的伤员怎么办？”我又说：“没关系，敌人打不着我。”我反复劝说，他才不说话了。我把他放在棉被上，用绳子系住棉被。然后冲过敌人的火力网，把伤员用绳子从敌人的枪口下拉回来，就这样，我拉回三名伤员。当我把这些重伤员送到营部后返回原地，部队又向前推进了，公园附近枪声已经停息。东方现出了红光，黑夜就要被驱走了。

（摘自《四平故事》）

## 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

（一九四五年九月——一九四九年九月）

党史

怀德县查明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状况后，县公安局在1949年3月在全县进行了一次逮捕，把明面上的反动会道门头子打掉，此后，其他头子隐蔽起来，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。1949年7月，怀德县再次统一行动，采用“武装请客”的方式逮捕反动会道门组织头子28人，其中经吉林省公安厅批准逮捕的20人，经原辽北省公安厅批准逮捕的8人。同年8月，第二次采用“武装请客”的方式将上次漏网的29人全部逮捕，共计逮捕57人。1949年7月，伊通县成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委员会，组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队，向广大群众公布反动会道门的罪状，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反动会道门。经过调查摸底，查清全县有道徒4619人，其中主要道首3人，道长2人，总会长1人，分会长5人，天三盘主42人，夫人5人，点传师149人，红愿师5人，坛主23人，娘娘3人。到1949年末，伊通全县反动会道门被全部取缔。树县有反动会道门组织32种，未查清的6种，大小道首1687人，道徒7568人，有53名坛主以上道首被集训，有6597名道首及道徒声明退道，逮捕重大恶极道首13人。

登记反动党团、取缔反动会道门等镇压反动残余势力的斗争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镇压反革命打下了基础。

在镇压反动残余势力的同时，四平市政府还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，坚决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丑恶现象。1949年5月30日到8月末，四平市破获盗窃案164起，抢劫案29起，其中重大持枪抢劫案8起，抓捕持枪强抢犯39人，土匪145人，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的猖狂活动。同时加强收容、遣送、改造工作，当年收容、遣送惯盗、地痞流氓、散兵游勇等治安危险分子3000余人，并于10月份将152名严重盗窃分子送往煤矿集中改造，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。

### 四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事业的发展

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，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，利用一切条件，发展文化、教育、卫生事业，在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同时，尽可

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。

文化事业的发展。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主要是出版报刊、创办文化协会、出版发行图书等。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之初，各级党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、党刊以及广播的舆论阵地作用。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：“发动群众，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，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，还要出版报纸，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。”

1946年初，中共西满分局和中共辽西省委迁驻郑家屯后不久，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也迁到郑家屯。除胜利报外，为了更好地宣传，当时双辽各地编印过各类小报，如郑家屯的《参军潮》共出了12期，《郊区小报》每日一期，还有服先堡的《解放军快报》等。胜利报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，贴近群众生活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、战斗性和地方性，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，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，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。

3月，辽西书店总门市部在郑家屯西大街北侧“德隆号”正式开业，这是中共辽西省委领导下的图书出版、印刷、发行机构。辽西书店发行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，发售各种进步书籍，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。辽西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《关于东北问题》等书籍，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、剿匪斗争、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。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，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。

当时，一些著名的作家、艺术家也相继来到郑家屯。新华社记者刘白羽，《西满日报》记者韶华，他们奔走在四平、怀德等战场，及时报道东北民主联军胜利的消息。舒群、陈学昭、白朗、江帆、谢挺宇等人也来到郑家屯，时常在胜利报上发表作品，并参加土改工作团，在郑家屯城乡开展群众宣传教育工作，使郑家屯的文化艺术日益繁荣。胜利报还刊登了许多有价值的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、通讯等，刘白羽、袁犀、梁山丁、严文井、谢挺宇、白朗、舒群等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。胜利报设有《曙光》副刊，成为文学爱好者的园地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## 天地英雄气 丰碑铸英城

——忆四战四平中的战斗英雄（八十二）

赵志军

### 攻坚战爆破英雄 吴宝珠



攻城大军突入市区

在临近独立一师指挥部150米远的地方，就是20米高的飞机库水塔，水塔上还有敌人的炮兵观察组。塔是钢筋混凝土铸成的，爆破4次都没有奏效。正在这时，5连连长来了。8连的干部向5连副连长交代任务并介绍情况时，战士吴宝珠在旁边听见了，他拍着胸口说：“我去炸好了”。吴宝珠躲着敌人扔下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的射击，高声向水塔上喊话：“交不交枪，不交枪就炸死你们！”

但敌人一点也不理会，反而对他喊话的地方打了几枪，又扔下两颗手榴弹。吴宝珠这下可气坏了，对塔上敌军喊道：“你

们还打呀，那你们就等着吧！”随后便拉响了放在水塔底下的炸药包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水塔第一层被炸得就剩下几根钢筋在支撑着。“交不交枪？”吴宝珠接着又问，没有听到回答，估计是敌人被震昏了，他趁此机会又进行了第二次爆破。这一次爆破，一声巨响后一股黑烟腾空而起，水塔第二层被炸去了大半，水塔透亮了。吴宝珠又向上问道：“还打不打？”塔楼上仍然没有人回答，但却看到从窗户里伸出一只手来，拿着白毛巾左右摇晃，敌人投降了。

战士卢景芳飞身钻进水塔，沿着梯子爬上去不到五分钟，机关枪、冲锋枪、子弹

箱全部从塔楼上用绳子坠了下来。吴宝珠守在塔底下，高兴地接过缴获品，擦了擦额角的汗珠，开心地笑了。不到10分钟，几个头上和胳膊上扎着绷带的俘虏被押了下来。

战斗结束后，吴宝珠因连续炸毁敌人碉堡并俘虏32名敌人，上级为他记了大功，成为战斗英雄。消息传到吴宝珠已被解放的家乡洮安县保民区时，当地举行了千余名翻身农民大会，庆祝吴宝珠在前线杀敌当了战斗英雄，并奖励了吴宝珠家属。

（下）

